



卓育賢

清大人文社會學系07級畢業，現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人類學系研究生。

給學弟妹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

希望各位能夠秉持終生學習的精神，在通識課程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哲學作為人生的態度—— 王榮麟老師的生死哲學

作為一門通識課，「生死哲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開始王榮麟老師便直接問我們一句話：「同學，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你們有沒有想過，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不艱深也不晦澀的開場白短短地便交代了本堂課的主旨與靈魂所在。老師總是帶著親切的微笑與溫文儒雅的談吐，讓同學馬上便墜入了哲學的思想漩渦而一點也不感到陌生疏離：哲學本就該如此簡單，如此親近我們的生活，如此鑲嵌在我們的內心，如此扣連我們的心弦。我們究竟有沒有想過，死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又為什麼而活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隨著時光慢慢流逝，我們或多或少經歷過身邊的人一一離去，再也無法觸及。儘管時常懷著思念，他們始終被我們所漸漸遺忘，在我們理性的目光焦點之外，關於他們的印象逐漸化為黑白，在我們的眼角邊隱退褪色。同時我們的年華也逐漸凋零，逐步逼近前人所走過的人生終點：死亡。例如我最近憶起祖母，這一切都還這麼地清晰，在迷迷糊糊的睡夢中彷彿感覺到一雙枯瘦而佈滿皺紋的手巍巍顫抖著為我拉上棉被，也許祖母怕著寶貝孫子著涼罷。但我究竟忘了，在祖母冰冷而不再溫暖，停滯而靜謐的軀體，之後，究竟在流下了淚後，忘了這一切，忘了祖母的深厚情感曾經如此椎心般透進我當年青澀稚嫩的心靈。「阿嬤，您最近過得還好嗎？」我有時這麼問道，其實沒有人可以回答我。我們會這麼問其實不只是表達我們的思念，我們其

實也在問：「人死後有沒有生命？」這麼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人們現在常常將這個問題歸屬在宗教與宗教學的範疇之內，但我們無論佛教、道教、回教或者基督教徒都會不知不覺地超越了時空的限界來問這個問題，而不需要太多哲學思考激辯。因為這起源自我們內心深處中的關切疑問：我們是否還能夠與親友在彼岸、另一個世界相聚，也攸關於我們是否還能夠繼續在另一個世界「活著」；這也牽涉到，我們對於自我的理智思考與種種情感思緒是否會在死後從此消失。換句話說，我們對死亡的想像其實隱含對自我「經歷死亡」與「死去之後」的恐懼。但是，究竟死亡是一件壞事嗎？害怕死亡是合理的嗎？如果害怕死亡並不合理，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害怕？

王榮麟老師提醒我們，這些大哉問其實可以用正統的哲學思辨加以正反辯證。老師讓我們分組並組成正反方，互相詰問辯論生死哲學的一些重要議題，例如：自殺的決定是否合理？安樂死該不該合法？生命有沒有意義？對死亡的恐懼合不合理？在彼此搜尋文獻與論證等佐證資料的過程以及課堂上充滿深沉思想氛圍的實際辯論當中，我和同學們學習到哲學的基本態度與對生命的尊重與反思。我們如果身處在現代社會的忙碌都市生活步調當中，我們時常會忘了這些貌

似簡單的人生中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為何重要呢？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社會與地方新聞中充斥著人們不斷尋求自殺、走上絕路的悲劇。但在走上絕路之前，他們究竟有沒有先真正認識到，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然後再來問，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所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哲學問題：「人們為何不去自殺？」這些活生生且不斷持續再發生的案例在在提醒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基本的哲學思考是不可或缺的。通過簡單的哲學思辯，我們可以認識或重新發掘自己的人生意義，從而而不讓悲劇發生。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說，「一切生命的本質就是苦惱。人們為求生而與死亡戰鬥，卻終究失敗。」法國思想家蒙田也曾這麼宣稱，「哲學思考是學習死亡。」這些論述一點也沒有錯：事實上，我們總歸一死，但究竟在死之前，我們要如何活著？我們如何活著面對終歸一死的人生結局？哲學探討這些兩難困境(dilemma)與難題(puzzle)的意義不在於提供一個解答—事實上這些問題也沒有解答，每個人(包括哲學家們)都有不同的論證與個人見解—而是在提供一個認識自我的理性討論空間。相傳蘇格拉底曾經留下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為哲學的意義下了一個經典的註解。人只是人，並非諸神，人要有自知之明。

哲學便是人生的態度，人們需要認識真實的自我，也只有透過這樣實際上再簡單不過的智識過程，自己才能決定自己該如何活，如何面對死亡。感謝王榮麟老師所教授的生死哲學讓我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